



石川
鴻齋
訓點

左傳輯釋

十三

□ 12
3110
13



門 012
3110
卷 13

左傳輯釋卷十七

日南 安井衡 著

襄公

經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杜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兩閏以應天正
故此年正月建子得以無冰為災而書
註案

前年置一閏則此年春為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亦得以無冰為災而書之杜注未是
夏衛石惡出奔晉杜甯喜之黨

邾子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杜告將冬齊慶封來奔杜十有二

月甲寅天王崩杜靈王乙未楚子昭卒杜康王也十二月

傳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杜梓慎魯大夫今

戊言之明年饑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杜歲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

甚傳乃詳其事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歲歲星在亥至此年十一歲故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今已在玄枵淫行失次

左傳輯釋

卷之十二

一

以有時菑陰不堪陽

杜時蓄無冰也盛陰用事而溫蛇乘龍

註蛇玄武之宿虛危之星龍歲星歲星木也木為青龍失次出虛危下

為蛇安正義龜蛇二蟲共為玄武故

龍宋鄭之星也

註杜歲星本位在東方東方房心為

宋角亢為鄭故以

安王引之云龍謂歲星宋鄭以歲星為候故曰龍宋鄭之星也

鄭之星非以東方之宿

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

註杜玄枵三宿虛星在枵中枵耗名

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

註杜歲為宋鄭之星今失常淫入虛耗之次夏

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

也

註杜陳侯蔡侯胡子沈子楚屬也宋盟曰晉

盟何為於晉

註杜以宋盟

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

註杜事大國當先

後薦賄以

安衛案奉承其事不敢有所後是誠心事之也怠其事薦賄以冀免

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加志禮也

註杜言當從大國請

從交相見趙孟曰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及盟齊秦不與焉是齊之事

為政事

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

註杜

重丘盟在

二十五五年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

守石氏之祀禮也

註杜石惡之先石碯有太功於衛

安衛案從子之名見於

子為姪或曰謂我姑者我謂之姪今以稱兄弟之子何也曰經傳中無稱兄弟之子

雖異仍是兄弟之子故依姑稱姪猶勝於稱猶子耳南北史以下稱

邾悼公來

朝時事也

註杜傳言來朝非宋盟宋

秋八月大雩旱也蔡侯歸自晉

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

註杜不免

此也

註杜往日至

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

註杜往

況于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情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

猶言君人正義云君國謂為國君是也

而情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若

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杜班通大子僑聞之如是者

恒有子禍杜為三十年蔡世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

也杜魯晉屬故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

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杜君謂安陸祭云宋之盟鄭伯不在而楚為此

謂晉楚之從交相見者也衡案或說是也此無杜問鄭君應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

還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杜來朝否安釋文駟子大叔

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

禮承天之休杜休福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杜憲法

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杜言歲有饑荒之難故今執事有命曰女

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

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

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

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貪味於諸侯以逞

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杜震下坤之頤杜震

艮上頤復上曰迷復凶杜復上六爻辭也復反也極陰反陽之卦上處

六變得頤繫辭曰爻言乎變者也故雖不撰著布卦亦言之其上處極位復之最晚者也而又

變為頤頤口象故有飲食之義人之所貪莫若飲食故有貪味之象陰邪也陽正也

復以反正得名上六遠於反正杜謂欲得鄭朝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杜以復其願

而棄其本杜不脩復歸無所是

謂迷復杜失道已遠而棄其本杜不脩復歸無所是

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杜言楚子必死君楚不幾十

年未能恤諸侯也杜幾近也言失道吾乃休吾民矣杜休息也言楚

安衡案恤憂也故杜轉為害

禘寵曰

安衡案禘本或從示作禘非

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

死

杜禘寵鄭大夫

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

杜旅客處也歲星棄星紀之次客在玄枵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失次於北禍衛在南南為朱鳥鳥尾曰帑鶉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俱論歲星過

次梓慎則曰宋鄭饑禘寵則曰周楚王死傳故備舉以示卜占惟人所在

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

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

杜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為壇以受郊勞

釋文壇徒丹反正義服虔本作壇解云除地為壇王肅本作壇而解云除地坦坦者則讀為壇也按下云作壇以昭其功昭其禍若是除地草穢尋生不足以昭示後人杜言壇是也阮元云石經舍上有草字乃重刊增入也衡案壇壇古通因有據服本欲讀壇為壇者然壇以象堂避野合禮也傳又云昭其功注疏是也正義云下言草舍則此舍上本無草字石經增入非也

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

壇杜外僕掌次舍者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

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

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留患賞其德刑杜刑法教其不

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

德杜怠解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杜自解請其不足行其政

事杜奉行大國之政共其職貢從其時命杜從朝會不然則重其幣帛

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

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杜無昭禍以告子孫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

舍政杜舍慶封子慶封當國不自為政以付舍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嫫氏易內而飲

酒杜內實賣物妻妾也移而居嫫家數日國遷朝焉杜就於盧蒲氏朝見封使諸亡人得賊

者以告而反之杜亡人辟崔氏難出奔者安正義言使諸逃亡之人得賊名故反

盧蒲癸癸臣子之杜子之慶舍有寵妻之杜子之以其女妻癸慶舍之士謂盧

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杜辨別也別姓而後可相取慶氏盧蒲氏皆姜姓曰宗不

余辟杜言舍欲妻已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杜

言己苟欲有求於慶氏不能復顧

安衡案斷取一章與篇義殊故云余取所求焉

癸言王何而反

之二人皆璧

杜二子皆莊公黨二十五年崔氏弑莊公癸何出奔今還求寵於慶氏欲為莊公報讎

使執寢戈而先

後之

杜寢戈親

公膳日雙雞

杜卿大夫出署視事

人竊更之以驚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

杜御進食者饗

諸大夫怨慶氏滅其膳

安衡案竊字句盜也傳云御者知之則本與饗人不相謀蓋盧蒲癸王何之謀

子雅子尾怒

饋其汁而不喻其益怒之也傳言之者以見慶封不學無識

惠公孫

慶封告盧蒲癸

杜怒告癸

如禽獸吾寢

處之矣

杜言能殺而

使析歸父告晏平仲

杜欲與共謀

平仲曰

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

杜洩謀

有盟可也子

家曰子之言云

杜子家析

安衡案下文謂子家速歸注子家慶封字傳例凡同名字者必加氏號以別之此前後兩子

家皆單稱其字而杜一以為慶封一以為析歸父非傳例也今案孔父華父之類皆是字則歸父亦字非名也古人名字相配杜以歸父為名故以子家為其字其誤與

以孔父為嘉名同然則此子家亦謂慶封矣蓋析歸父既告晏平仲平仲以其事重大自往慶封之家答之傳不言之者云子家曰則平仲往其家可知也唯平仲往其

家而面答之故云子之言云又焉用盟若是析歸父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

當還報慶封不得專辭其盟益知此子家亦慶封也

子謂桓子

杜桓子文子

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

杜佐子

木百車於莊

杜積於六軌之道

文子曰可慎守也已

杜善其不志

安顧炎武云邵氏曰此三言者陳氏父子為隱語以相諭也知禍將作而以何得

木愚謂木者作室之良材莊者國中要路言將代之執齊國之權也惠棟云下云

反陳于歎注云獄里名案莊亦里名昭十年傳云又敗諸莊哀六年戰于莊孟子曰

莊獄之間趙岐曰莊獄齊街里名衡案時無宇猶少文子恐其或羅禍故問焉而見

其志無宇知慶氏必敗欲得其木明不與其難也然非自守之道故誨之曰可慎守

攻慶氏示子之兆

杜龜

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

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

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註杜季慶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註杜無字

安衛案慶封父子蓋好卜遂以此為人所好敗乃使歸慶嗣聞之註杜嗣慶封曰

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註杜子家慶禍作必於嘗註杜嘗秋歸猶可

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註杜悛改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

註杜子息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註杜戕殘壞也盧蒲姜謂癸

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註杜姜癸妻癸告之註杜告欲殺姜曰

夫子愼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註杜夫子謂癸曰諾十一月乙

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泣事註杜臨祭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

曰誰敢者遂如公註杜至公麻嬰為尸註杜為祭慶

美為上獻註杜上獻先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

甲環公宮註杜廟在陳氏鮑氏之圉人為優註杜

優註杜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註杜束絆而飲酒且觀優至於

魚里註杜魚里里名優在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註杜欒子雅高子

子尾抽栢擊扉三註杜栢椽也扉門闔也安衛案博雅栢槌也子尾

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栢動於甍註杜甍

棟安衛案甍覆棟瓦也栢在屋角比椽尤大故援之

死註杜遂殺慶繩麻嬰註杜慶繩公懼鮑國曰羣臣為君故也

註杜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註杜言公懼

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

註杜弗克及陳于嶽註杜嶽里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

武子美澤可以鑑註杜光鑑展莊叔見之註杜魯大曰車甚澤人必

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

杜禮食有祭，示有所先也。汜祭遠散所祭不共。

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

杜工樂師，茅鴟亦不知，既而齊人來

讓。

杜讓魯受，慶封。奔吳，吳句餘子之朱方。

杜句餘，吳子夷末。安釋文，句古。

此時吳君是餘祭也，服虔以句餘為餘祭，衡案吳或稱句吳，先儒謂句發聲，猶越稱於越，釋文，句古侯反，讀如句，則此句亦發聲，餘即餘祭之餘，句餘為餘祭無疑。陸陸惠棟據史記，以服說為是，然未言餘祭所以稱句餘，故詳之。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

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

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梅。

杜殲盡也，梅之也，為癸昭四年殺慶封傳。

已，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

杜殲時已聞喪，當書，故發例。

崔氏之亂，喪羣

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

杜在襄二十一年，安陸祭云。

一年傳，齊侯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然則三子之斥逐，乃莊公自為之，不緣崔子之亂也。傳文前後非違，注亦不明此意。阮元云：二十一年傳云，公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此作賈，未知孰是。衡案：十九年傳，崔杼微逆光，齊侯疾病而立之，牙之死，三子之奔，皆由崔杼背君命而立光，傳原亂之

所由起，故云崔氏之亂，陸不能通傳意，反以為前，後乖違，甚杜注例，舉本公年不言，讓襄字當衍。

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

器用，而反其邑焉。

杜反還。

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

杜邶殿，齊別都，以邶殿邊鄙

六十邑，與晏嬰。

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

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

在外，不得宰吾一邑。

安正義，外猶以外，幸猶益也。以邶殿為外也。惠棟云：得在外，不得宰吾一邑，故下云恐失富也。正義

以宰為益，失之衡，案惠說是宰主也。

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

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

杜遷移。

安衡案，富之言幅也，布帛之

增減

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

杜言厚利皆人之所欲，唯正德可以為之幅。

使無黜嫚。

杜黜猶放也。

謂之幅，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

也。

安衡案，所以保富，在以正德為幅，故名之為富，富幅也，利過其幅則敗，吾故不敢貪多，以全其富，即所謂幅利也。與北郭佐邑六

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

杜致還公。

公

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癸于北意杜釋放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杜亂治也安衡案本或作

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十人杜亂治也崔杼其有子不十亦無臣字後人皆據晉時所出古文大誓以益之非也

人不足以葬杜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唐石經無臣字石經論語亦然又昭二十四年傳引大誓

大寢杜更殯之於路寢也十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安衡案十一月有乙亥又有丁亥癸巳姑依杜顛

以其棺尸崔杼於市杜崔氏執莊公又葬不如禮故以國人猶知之皆乙亥為十一月十日丁亥二十三日癸巳二十九日則十二月朔為乙未蓋未亥形

曰崔子也杜始求崔杼之尸不得安顧炎武云言其尸真中井積德云屍未粗相類因訛為亥耳戊戌為月四日如杜說則十四月間小建十二月有此理乎

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縊而死傳雖不言時載在尚成請賞之後則蓋在冬也至此既決歲屍當腐爛僅存

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杜伯有不受戮必安衡案此以天道言之有大咎杜謂伯有為害失之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杜言無

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杜言薄行潦之蘋藻杜

寘諸宗室杜薦宗李蘭尸之敬也杜言取蘋藻之菜於阿澤之

為豈為一人行也杜昭伯叔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

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杜言足子服子始學者也杜言

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杜言足子服子始學者也杜言

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杜言足子服子始學者也杜言

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杜言足子服子始學者也杜言

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杜言足子服子始學者也杜言

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杜言足子服子始學者也杜言

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杜言足子服子始學者也杜言

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杜言足子服子始學者也杜言

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杜言足子服子始學者也杜言

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杜言足子服子始學者也杜言

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杜言足子服子始學者也杜言

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杜言足子服子始學者也杜言

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杜言足子服子始學者也杜言

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杜言足子服子始學者也杜言

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杜言足子服子始學者也杜言

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杜言足子服子始學者也杜言

識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杜成伯榮公遂行杜從昭宋向戌曰

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

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安衡案穆叔不知處變之道舍惠伯而從昭

言以章其失釋明年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杜宋盟有喪

以此廢好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杜徵

也此後告非有事宜直安釋文徵張陵反本或作懲誤衡案徵懲通此當讀為懲

臣子怠慢故於此發例周王以十一月癸巳崩而以十二月甲寅告臣子怠慢

莫大焉故從其赴而書之所以懲其過而戒將來也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杜公在外闕朝正之禮甚多而唯書

又踰年故發此安衡案公在楚有親送葬之辱其將歸有季氏取卞之禍遂至

一事以明常註欲無入其國正與季氏逐昭公相類故書在楚以見其失常且

以罪季氏也傳詳序其事釋所以不書而獨書於此年也然所以書夏五月

之則在闕朝正故正釋之曰釋不朝正于廟也義各有在焉讀者思之

公至自楚庚午衛侯衎卒杜無傳四闕弒吳子餘祭杜闕守門者

故不安衡案士言盜以其賤也闕賤於士固當言盜而變文言闕者義不在貴賤

言盜註也案傳云吳人伐越獲倬焉以為闕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闕以刀弒之

此釋經所以書闕也君子不近刑人吳子明倬為闕而闕以仲孫羯會魯荀

勿弒之是其近刑人甚其見弒乃其自取故書闕以貶之耳

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

邾人城杞杜公孫段伯石也三十年伯有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

盟杜杞復稱子吳子使札來聘杜吳子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死札

禮未同註用夷禮也秋九月葬衛獻公杜無齊高止出奔北燕杜止高厚冬

仲孫羯如晉註禮未同於上國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杜釋解也告廟

以不朝正楚人使公親禭杜諸侯有遣使贈禭之禮公患之穆叔曰被殯

而禭則布幣也杜先使巫被殯之凶邪而乃使巫以桃茢先被殯

杜蒺藜安陸榮云說文稷黍穰也蒺藜也又釋芳曰葦華也稷藜二字楚人

註自異芳亦作苾爾雅謂之藪被殯者以苾為葦非黍穰也

註行禭禮與朝而布幣無異

註在楚解公所

弗禁既而悔之

杜禮君臨臣喪乃被殯故楚悔之

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

杜兵死不入兆域故葬北郭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

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郊教即位

杜郊教康王子熊麇也

王子圍為令尹

杜圍康王弟

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於

柏之下其草不殖

杜言楚君弱令尹強物不兩盛為昭元年圍弑郊教起本

公還及方城季武

子取卞

杜取卞邑以自益

使公治問

杜問公起居公治李氏屬大夫

璽書追而與之

璽印

安衛家璽書印封皮也印封皮追而與之欲使公治不知書中所言也

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

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治致使而退

杜致命

及舍而後聞取

卞

杜發書乃聞之

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

杜言季氏欲得卞而欺我言叛益疏我

安

正義多見疏論語云多見其不知量也服虔本作祇解云祇適也晉宋杜本皆作多古人多祇同音張衡西京賦云炙炮夥清酒多皇恩溥洪德施施與多為韻此類眾矣惠棟云疏當為誑字之誤也呂覽先識篇云無由接而言見誑高誘曰誑讀為誑妄之誑下云欺其君何必使余明疏為誑欲之而言叛非誑乎杜氏好改古文故

古文古義存者少矣衡案據正義其本作多見疏今本作祇者依服虔改之也祇字以示从氏本或从氏作祇非見疏謂其情注疏義自通若作誑訓誑以欲之而言叛為誑是誑十人非誑公也其義反晦 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 杜以李氏疏已故不敢入 對曰君

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

杜以卿服玄冕賞之

固辭強之而後

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

杜式微詩邶風曰式微式微胡不歸註用也義取寄寓之微陋勸公歸

五月公至自楚公治致其邑於季氏

杜本從季氏得邑故還之

而終不入焉

杜不入季孫家

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

非德賞也

杜大夫

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

杜言公畏季氏而賞其使非以我有德

且無使季氏葬我葬靈王

杜不書魯不

會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

杜印段年少官卑 子展

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皇啓處

杜詩小雅鹽不堅固也

啓跪也言王事無不堅固故不暇跪處

東西南北誰敢寧處

杜謂上卿

堅事晉楚以蕃王

室也

杜言我固事晉楚乃所以蕃屏王室

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

杜

傳言周衰卑於晉楚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閭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閭以

刀弑之

杜言以刀明

安衡案釋經所以書閭也

鄭子履卒子皮即位

杜子皮代父

為上

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

一鍾

杜在喪故以父命也

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

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

杜民亦望君為善

鄰近也猶言傲言見善而傲之民望歸之杜以鄰為鄰國故云民亦望

宋亦饑

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

杜施而不德

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飢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

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

杜得掌國政

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杜升降隨宋盛衰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

杜治理其地脩其城

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

伯石往

杜大叔不書不親事

子大叔見大叔文子

杜文子衛大叔儀

與之語文

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

而夏肄是屏

杜周宗諸姬也夏肄杞也肄餘也屏城也

安衡案屏蔽也謂庇蔭之下文云其棄之周宗耳

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

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

杜詩小雅言王

則昏姻甚歸附

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杜云猶旋旋歸之

安衡案言晉今棄諸姬而獨治外家雖昏姻之邦其誰旋歸

之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

杜子容高止也司徒華定也知伯荀盈也女齊司馬侯

也相禮侍威儀也

安阮元云石經本有齊字後摩去改刊高子容三字故此行九字案錢大昕云齊字後人妄加石經摩改本是也傳於列國諸卿或書國或不書國皆有義例如此篇大叔文子不書衛高子容不書齊已見經文故也經不書

損一字如此衡案錢

賓出司馬侯曰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

專註杜專自是也司徒修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註安衡案問二對

曰專則速及註杜速及禍也修將以其力斃註杜力盡而自斃專則人實斃之

將及矣註杜為此秋高止出奔燕昭二十年華定出奔陳傳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註杜謝魯

城註杜公享之展莊叔執幣註杜公將以酬賓射者三耦註杜二人為耦公臣不足

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王父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

為一耦鄆鼓父黨叔為一耦註杜言公室卑微公臣不能備於三耦安註安阮元云廣韻云魯

當連下馬宗璉云儀禮鄉射禮鄭注云司射選弟子之中德行道藝之高者以為三耦魯國是時賢臣皆仕於三家故公臣不能具三耦註安晉侯使司

馬女叔侯來治杞田註杜使魯歸前侵杞田所歸少故不書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愠

曰齊也取貨註杜夫人平公母杞女也謂叔侯取貨於魯故不盡歸杞田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

之註杜不尚叔侯之取貨安註安正義服虔云不尚尚也尚當取女叔侯殺之下文叔侯云先

夫人將焉用老臣乎杜以其言大悖無復君臣之禮故改之衡案十年傳知伯罵荀偃士句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取謂誅之服虔說是也下文母寧夫人而焉用老

臣二句皆蒙此取字否則文義不可通杜既解取之為取貨乃解下文云母寧怪夫人之所為無用責我傳無怪字責字杜從何處得來以解彼文也寧取夫人叔侯探先君之意而言之不言己欲取之言雖差激未足以為悖也正義尚當二字誤倒姑依原文註安衡案楊字石經初刻

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註杜八國皆晉所滅焦在陝縣楊屬平陽郡安註安衡案楊字石經初刻

玉裁云初刻是也今從之註杜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

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註杜何有盡歸之魯周公

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註杜書魯

聘註杜之朝註杜府無虛月註杜無月不受魯貢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

而有知也母寧夫人而焉用老臣註杜言先君母寧怪夫人之所為無用責我杞文公

來盟註杜魯歸其田故來盟書曰子賤之也註杜賤其用夷禮吳公子札來聘見叔

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註杜不得以壽終好善而不能

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

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註杜為昭四年豎牛作亂起本請觀於周樂註杜魯以周公故

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註杜此皆各依其本國曰美哉註杜美其始基

之矣註杜周南召南王化之基猶未也註杜猶有商紂安陸祭云二南詩何關商紂賈

然勤而不怨矣註杜未能安樂然其音不怨怒安衛案猶為紂所役故未免勤勞為之

歌邶鄘衛註杜武王伐紂分其地為三監三監叛周公滅之更安衛案衛初都

以前之詩為邶風及狄滅衛南渡河移都鄘部故戴公以後之詩為鄘風衛乃封國

本號其不關二都廢興者為衛風余驗諸詩始知所以分衛風為三矣說詳於毛詩

輯疏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註杜淵深也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衛

懿公滅亡民猶秉義不至於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註杜康叔

弟武公康叔九世孫皆衛之令德君也聽聲以為別故有疑言為之歌王註杜王泰離也幽王遇西戎之禍平王

諸侯同故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註杜京周隕滅故憂思猶有

不為雅註杜先王之遺風故不懼

為之歌鄭註杜詩第七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註杜

美其有治世之音譏其煩碎知不能久為之歌齊註杜詩第八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註杜

決決弘復表東海者其大公乎註杜大公封齊為國未可量也註杜言其

興註安陸祭云服虔曰言其國之為之歌邶註杜詩第十五邶周之舊曰美哉

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註杜蕩乎蕩然也樂而不淫言有節周公

稷先公不敢荒淫以成王業故言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註杜詩第十一後仲曰此之謂夏聲

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註杜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

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故地故曰周之舊註安中井積德云秦國即周之舊都故其聲

夏同風故曰夏聲註杜注本焉然若其說衛王鄭齊皆為之歌魏註杜詩第九魏姬

夏聲也何獨稱秦下文又云其周之舊采履軒是也註杜姓國閔元年

滅之晉獻公曰美哉泱泱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註杜

泱泱中庸之聲婉約也險當為險字之誤也註安陸祭云史記吳世家注引賈

大而約則儉節易行惜其國小無明君也註安陸祭云其志大直而有曲體歸

二傳耳註安陸祭云其志大直而有曲體歸

中和中庸之德難成而實易行依此說則險當為險難之意非字之誤也今史記本
或作儉疑後人以杜說追改惠棟云史記險作儉古文也漢劉脩碑云動乎儉中今
易作險衡案婉順也順者曲意行事不失大直賈訓曲近是險儉通魏風葛屨序云
其君儉嗇編急汾沮如序云刺儉也園有桃序云儉以嗇是魏俗儉嗇杜讀險為儉
也
為之歌唐杜詩第十**日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

何憂之遠也

杜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憂深思遠情發於聲

安王念孫云遺民本作遺風此涉下文猶有先王之遺民而誤案杜注

云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則傳文之作遺風甚明而今本正義云作歌之民與唐
世之民同顯與杜注不合此後人以已誤之傳文改之也唐風蟋蟀正義云有唐堯
之遺風故名之曰唐季札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彼疏所引正作
遺風故知此疏為後人所改也史記吳世家正作遺風阮元云石經何下有其字衡
案王說是也石經其字以意妄增耳
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杜詩第十二**日國**

無主其能久乎

杜淫聲放蕩無所畏

自郛以下無譏焉

杜郛第十三曹第十四

貳

杜思文武之德**為之歌小雅**

杜小雅小正亦

日美哉思而不

先王之遺民焉

杜謂有殷王餘

安正義服虔以為此歎變小雅也其意言

復譏論之以其微也**怨而不言**杜有哀**其周德之衰乎**杜衰小**猶有**

當時之政而不有背叛之心也其周德之衰微乎疑其幽厲之政也今知不然者以
小雅大雅二詩相類今歌大雅云其文王之德乎是歌其善者以大雅準之明知歌
小雅亦歌其善者也若其不然何意大雅歌善小雅歌不善且魯為季札歌詩不應
揚先王之惡以示遠夷服說非也陸祭云服說是杜以衰為小義終不安二雅篇數
既多當時樂師或間歌其一二札因就所聞而評議之孔說大拘葉夢得曰季札以
小雅為周德之衰大雅為文王之德者小雅皆變雅大雅皆正雅也如楚莊王言武
王克商作頌亦與今詩次序不同蓋雅以正變為大小頌以所作為先後者詩未刪
之序也論政事之廢興而以所陳者為大小推功德之形容而可以告者為先後孔
子刪詩之序也今案葉氏此論似未必然錄以備考衡案服說是也而未盡焉是以
諸說紛然孔云魯為季札歌詩不應揚先王之惡以示遠夷夫大小變雅編在詩經
聖人為四術以教人豈諱為遠人歌之哉陸云樂師歌其一二札就所聞而評議之
是魯人欺季札而札亦就其一二以評其全乃後世踈妄之徒所為約與札之賢
而為賓主焉得有此事哉葉云孔子未刪之詩雅以正變為大小頌以所作為先後
夫頌既以所作為先後雅何為以後所作為先也以國風準之正雅當先變雅當後
又何為先變而後正此皆不可通矣蓋葉據季札之言臆造此義以排擊舊說乃宋
人師心自用之陋習非別有所據也今案雅之有大小以體裁分之二已其正皆美
周室所以興其變皆刺其所以衰義無二致而大雅之所美大於小雅小雅之所刺
小於大雅故季札於小雅評其變於大雅評其正以互言出之而大小雅正變之義
盡見矣此古人言語文辭之常若二雅正變並論辭煩義複殆不堪讀以季札之賢
左氏之文豈為此無用之辨哉此義本易知而諸儒不能曉何也猶有先王之遺民
焉者幽厲雖無道文武成康之澤未斬也**為之歌大雅**杜大雅陳文王之**日廣哉熙熙乎**杜

熙熙和 安王念孫云訓熙熙為和樂聲則與廣字義不相屬予謂熙熙即廣也周

樂聲 語曰熙熙也重言之則曰熙熙謂其廣熙熙然也廣哉熙熙猶言遠哉

遙遙殆哉 安王念孫云訓熙熙為和樂聲則與廣字義不相屬予謂熙熙即廣也周

曲而有直體 杜論其聲 其文王之德乎 杜雅頌所以詠盛德形

變雅 皆歌 為之歌頌 杜頌者以其成 曰至矣哉 杜言 直而不倨 杜

傲 倨 曲而不屈 杜 邇而不偏 杜 遠而不攜 杜 遷而不淫 杜

淫過 安 復而不厭 杜 哀而不愁 杜 樂而不荒 杜 取而不貪 杜 處而不底 杜 廣而不宣 杜 施而不

費 杜 行而不流 杜 八風平 杜 聲和 杜 於留滯此雖久處 而能不底滯也

而能不底滯也 於留滯此雖久處 行而不流 杜 八風平 杜 聲和 杜

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 周語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

遂八風賈服注並曰八風八卦之風是也因而八音即謂之八風襄二十九年傳五

聲和八風平謂八音克諧也五聲八風相對為文杜注云云非也昭二十年傳一氣

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二十五年傳為九歌八風七音

六律以奏五聲八風與七音九歌相次則是八音矣八音皆人所為故曰為九歌八

風若八方之風具是天籟不得言為矣杜注昭二十年傳曰八方之風亦非大戴記

小辨篇天子學樂辨風又曰循弦以觀於樂足以辨風矣辨風即辨音管子宙合篇

君失音則風律必流輕重已篇吹埙篪之風鑿動金石之音風猶音也成九年傳晉

侯見鍾儀使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樂操土風不忘舊土風謂 節有度守有

南音此風訓為音之證樂記八風從律而不姦亦謂八音克諧也 節有度守有

序 杜 八音克諧節有度也 盛德之所同也 杜 頌有殷魯故曰 安 正義

以為魯頌只美僖公之德本非德洽之歌何知不直據周頌而云頌有商魯乎顧炎

武云商周同此盛德非必及魯衡案後儒之意多不滿於僖公故以頌為周頌不及

魯商然魯頌所詠上自姜嫄后稷以及周公謂之非盛德可乎魯頌溢美果若後儒

所論孔子當刪之今不唯不刪又取其思無邪之句以為蔽三百篇其重之如何也

而後儒猶敢議之豈以孔子為何於父母之國邪且樂師為季札歌詩節以下不遺

而獨遺其國之頌豈亦以魯頌為溢美過師如後儒所見欲掩國惡而不歌邪此尤

不可曉故此節之 見舞象削南籥者 杜 象削舞所執南籥以 安 釋文削

也下文有韶則當讀為蕭蓋同音假借耳程以南為以雅以南之南是也其為二南則二南非風之說所由起失之遠矣鼓鐘傳云南夷之樂曰南蓋文王之德先及南方南夷獻其樂故南籥為文王之樂也隱三年傳曰風有采繁采蘋二南之稱風尚矣而學者猶或惑程說可笑

曰美哉猶有憾註杜美哉美其容也文王註安陸祭云有憾者蓋自觀者言之惜其未身致大平耳三分恨不及己致大平註天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文王之安之也久矣何恨之有衡

案凡舞象其事以文王之聖其澤未廣被天下其見於舞者自然有遺憾之象猶武王不及制作而崩武未盡善耳而說者以未盡善亦為放伐不若禪讓皆後儒刻薄

之見也說詳於論語集說見舞大武者註杜武王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

舞韶濩者註杜殷湯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註杜

見舞大夏者註杜禹之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

見舞韶濩者註杜舜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

疇也註杜情覆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幾以加於此矣觀

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註杜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韶濩而季子知其終

之文然未聞中國雅聲故請作周樂欲聽其聲然後依聲以參時政知其興衰也聞秦詩謂之夏聲聞頌曰五聲和八風平皆論聲以參政也舞畢知其樂終是素知其

始註杜於代見舞大夏者註杜禹之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

數註安正義先儒以為季札在吳未嘗經見此樂為歌諸詩其所歎美皆以詩辭之

不敢請非謂樂之終也杜以季子聽樂知政極其評議之當似非一時聽聞所能故

臆度之以為其在吳素所涉見故能然今總讀傳文意皆似得於聞音而以意測度

之者非素知也然非素知而能之則季子雖賢恐未能至此或左氏有附會不可盡

信而杜多曲為之解耳衡案季札素知而其言如始聞之者是小人術才者之所為

季子之賢豈肯為之哉傳駁之是也而終不能自信其說至誣左氏為附會其謬甚

於杜矣古樂壞散其義不可得而聞然子貢嘗云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

德由百世之下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是古之賢者皆能聞其樂而知其德何獨怪

季子哉大抵後儒不能篤信好古已所不知以疑古人甚焉至誣以附會有如傳者

人材之所其出聘也通嗣君也註杜吳子餘註安馬宗璉云賈服皆以嗣君為

以日下也註杜其出聘也通嗣君也註杜吳子餘註安馬宗璉云賈服皆以嗣君為

文餘祭被弑而夷未立證之可見杜謂餘祭使來通聘正義又曲為疏證非是衡案

經吳子使札來聘下正義辨吳子為餘祭其說極是襄二十五年十二月吳子遏卒

餘祭蓋以二十六年即位至此四年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

未獲所歸難未歇也註杜歇盡註安衡案歇

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註杜難在昭

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

公五專輯釋 卷之十七

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杜大帶也吳地貴縞鄭地貴紵故各註安正

鄭玄禮記注云白經赤緯曰縞衡案說文紵絲屬細者為紵粗者為紵陸璣草木疏紵亦麻也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修難將

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杜伯有適衛

說遽瑗杜遽伯史狗杜史朝之子史鮒杜史鮒公子荊公叔發杜公

文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杜戚孫

之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杜辯猶夫

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杜孫文子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

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杜言至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杜獻公

遂去之杜不止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杜聞義適晉說趙

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杜言晉國之政安衡

言晉國終將為三家之有故不言政而言國傳尾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日

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杜富必厚施安正義

以惡人為良而善之衡案多良謂國多賢良兼卿大夫而言之君侈則士民不服卿大夫良且富民皆歸心故云政將在家正義讀多為說訓適謂平公侈而適以惡人為良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龜放其

大夫高止於北燕杜蠆子尾龜子雅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

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冬孟孝伯如

晉報范叔也杜范叔士鞅也為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杜豎高

十月庚寅問丘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杜豎高

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鄒杜敬仲良敬仲也杜良猶十一月

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絳而寘旃杜晉人善鄭伯有

使公孫黑如楚杜黑子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

有曰世行也杜言女世安衡案行杜亦往也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

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禘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

杜言不能久也禘諶鄭大夫

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

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

杜言政必舉不踰等則位班也

杜喪其精神

擇善而舉則世隆也

杜世所高也

天又除之奪伯有魄

安王念孫云天又除之之字即指子產而言小雅天保篇何福不除毛傳曰除開也此言子產位當知政而世皆稱其善天又開除子產而奪伯有之魄則政將焉避子產也天又除之猶言天又啓之啓亦開也三十一年傳趙文子問於屈狐庸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闔戕戴吳天似啓之語意與此相似杜以天又除之為驅除伯有則於語意不合衡案上文有子產而無伯有若以之字指伯有則上無所頂下文將焉辟之之字指子產則此之字亦指子產甚明王

猶可以戾

杜戾定不然將亡矣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

君固五月甲午宋災

王子瑕奔晉

鄭良霄出奔許

鄭人殺良霄冬十月葬蔡景公

晉人齊

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邠人邠人滕人杞人小邾人會于

澶淵宋災故

杜會未有言其事者此言宋災故以安衡案傳釋此經曰為宋謀歸宋財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既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偽不信之謂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如傳所言專責諸侯大夫之不信未嘗一言及宋人出會貪財則所

云尤之者尤諸侯之大夫失信非尤宋人貪財也杜謂故不書其人釋卿不書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釋向戌之并貶不知不書其人承上以起君子之論書曰云云乃釋經書法非有二義也據傳文歸宋財之謀本出於諸侯之大夫夫恤患分災同盟之義也宋人出會固其所耳經豈薄責失信之大夫而重尤出會之宋人哉向戌不書者不信雖由諸侯而身列其會不能使諸侯守其信未免同罪故亦不書耳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通嗣君也杜即位穆叔

問王子之為政何如杜王子圍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

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

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杜子蕩助之匿其情矣杜子圍素貴

諸侯皆知其將為亂故穆叔問之杜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

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杜駟氏子哲也

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懷

也杜懷恨子皙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

至無日矣杜為此年秋良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

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杜使言安正義有與同食者問此老人之年不

大夫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悼公時晉遷新田則

此時絳縣為野矣此老人不類六十五以下者故與食者疑其年過六十五使之言

其年非一問不告實而再問之也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

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杜所稱正月謂夏正月

甲子甲戌安焦循云魏鸞按四百四十五甲子其季於今三之一者計四百四十

盡癸未註五甲子有二萬六千七百日其季三之一者謂不滿四百四十五甲

子於未滿一甲子六十日之中三分取一謂去四十止留二十日也是以注云三分

六甲之一得甲子甲戌盡癸未謂止有四百四十四甲子奇二十日合二萬六千六

百六十日以應史趙亥有二首六身之數也衡案當時晉國政法紊亂役及耆耄老

人賢者為國諱之且實告之恐長上得罪而不可詐告其年故以甲子答之非故為

艱深語以困吏胥也李如伯仲叔季之季季猶末也言周四百四十五甲子於未甲

子中得三分之一也故云其季於今三之一也杜以正月為夏正是也夏時得天故

周雖以十一月為正其民間恒言及記時令之書皆用夏正為其便於事也若以此

正月為周正則更增一甲子為日二萬六千七百二十日與下二首六身不合且老

人云臣生之歲言歲不言年明是夏正故知杜注是也 吏走問諸朝杜皆不知故問之 師曠曰魯叔仲

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杜在文十一年 是歲也狄伐魯叔孫

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

子七十三年矣杜叔孫僑如叔孫豹皆取長狄名 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杜史趙晉大

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杜下亥上二畫豎置身旁 安正義二

史亥字二畫在上併三人為身如算之六六畫為身下首之二畫並之使其身旁則是生來日數也 衡案算位一為一川為

身析畫有三卜是六者三故士文伯云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杜注本精核正義謂注置字釋傳如字遂訓如為往郤陸諸人為其所誤反駁杜注皆非

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杜文伯士弱之子 趙孟問其

縣大夫則其屬也杜屬趙武 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

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杜由用也 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

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

復陶杜復陶主衣服之官 安正義昭十二年傳說楚子出獵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

復陶是主君衣服之官也衣冠之名復陶其義未聞衡案若是主衣服之官當在君

側不宜以為絳縣師參以昭十二年傳皮冠翠被豹舄皆衣外一物則復陶恐亦衣

廢其輿尉杜以役孤 安正義服虔云輿尉軍尉主發眾使民衡案淮南兵略

伯明鼓旗此尉之官也又曰收藏於後遷舍不離無淫輿無遺輜此輿之官也然則

輿尉與軍尉別蓋輿眾也輿尉掌發眾使民故名輿尉軍中則掌廝役輜重故云無

淫輿無遺輜也野六十五免後今役七十三老人故廢之 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

子曰晉未可媮也杜媮薄也 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為佐杜

伯瑕士 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

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杜傳言晉所以不失 夏四月己

亥鄭伯及其大夫盟杜駟良爭故 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杜鄭

微弱不能制其臣下君臣詛盟故曰亂未已 蔡景侯為大子般娶于楚通焉大子弑景侯

杜終子產言

初王僖季卒

杜僖季周靈王弟

其子括將見王而歎

杜除括

服見靈王單公子愆旗為靈王御士過諸廷

杜愆旗行過王廷

安王念孫云

字之誤也僖括入朝而愆旗遇之於廷故曰遇諸廷猶論語遇諸途也若如杜注云行過王廷則當言過廷不當言過諸廷矣論語鯉趨而過廷若加一字而曰鯉趨而

過諸廷其可乎衡案括歎於廷深念其所欲為愆旗至焉而不知不與之言愆旗亦默而過之故云過諸廷與鯉趨過廷文意自別傳文不誤但杜誤解耳御士侍御之士謂

聞其歎而言曰烏呼必有此夫

杜欲有此朝廷之權

安衡案愆旗本疑括有異志而今

難於廷不知人過己是其所思念非尋常之事也故云必有此夫此指其所嘗疑而言之蓋反致大事不欲輒宣諸口故言此以影之耳如杜注不補欲字不通非也

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感而願大視蹀而足高心在他矣不

殺必為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僖括欲立王子佞夫

杜佞夫

靈王子景王弟

佞夫弗知戊子僖括圍為逐成愆

杜成愆為邑大夫

成愆奔平

時

杜平時周邑

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

杜子

周大

括瑕廖奔晉

杜括廖不書賤也

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

杜佞夫不知故經書

安衡案羣臣枉殺無罪之母弟而王付之不問故曰罪在知所戒因終言之故載宋災上其實天王殺佞夫在於宋

災之後非經傳有異也凡此類杜皆以赴告釋之疏矣

或叫于宋大廟

杜

叫呼

曰謔謔出

杜謔謔熱也出

安焦循云謔古與嘻通公羊傳慶父聞

張儀被笞其妻曰嘻子母讀書游說安有此辱乎一因將死而作此聲一因被笞而作此聲則此聲悲戚慘痛可知董子精華篇若謂奚齊曰嘻嘻為大國君之子富貴足矣何以兄之位為欲居之以此乎錄所痛之辭也左氏於謔謔之上明指出一

叫字叫猶號也謔謔出乃號咷之聲出鄭注周禮引作訕訕訕訕即咄咄亦嗟

歎之聲省文作出耳衡案說文謔痛也蓋謂痛傷之貌引傳則作謔云可惡之辭从言矣聲阮元云許意謂左作謔謔即謔謔之假借字也謔謔痛傷之聲則出亦必

嗟歎之聲當以禮注作訕為正杜以為火妖故訓謔謔為熱伯姬不出而卒故讀出如字皆望文為解耳

鳥鳴于亳社

杜殷社

如曰

杜皆火

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

杜姆女

君子謂宋

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

杜待入婦義事也

杜義從宜也伯姬

之云義訓為宜不訓為從宜婦從宜事斯為不辭矣今案義讀為儀儀度也言婦當度事而行不必待人也說文儀度也周語曰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又曰不度民

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儀與義古字通晉語曰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楚語曰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又曰其智能上下比義皆謂比度之也衡案杜釋意

而不詰字從宜即義宜也之意其說可通然不若王讀為儀之尤直捷也

六月鄭子產如陳泣盟歸復命告

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

杜不可與結好

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

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子卑大夫教政多門

杜不政

由一以介於大國

杜介間

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

杜為昭八年註楚滅陳傳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

杜傷伯姬之遇災故使卿共葬

鄭伯有者酒為窟

室而夜飲酒擊鍾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

杜家臣註故謂

伯有為公其人曰吾公在壑谷

杜壑谷窟室

皆自朝布路而罷

杜布路註分散既

而朝

杜伯有朝鄭君

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

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

杜仲虺湯

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

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

杜左相

亡國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

杜罕子皮駟子皙豐公孫

註段也三家本同母兄弟

伯有汰

侈故不免

杜三家同出而伯有孤特又汰侈所以亡

人謂子產就直助彊

杜時謂子皙註直三家彊

子產曰豈為我徒

杜徒黨也言不駟良為黨

國之禍難誰知所敝

安王引之云註敝猶終也

言不知禍難所終也歸妹象傳曰君子以永終知定緇衣曰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是敝與終同義高注淮南原道篇曰敝盡也盡亦終也衡案敝讀為周禮大司馬火弊之弊弊定也止也敝弊古字通用字又作敝昭十四年傳叔魚蔽罪邢侯杜注蔽斷也斷亦定也古人未有訓敝為終者王所引適足以為敝訓定之證而新初字義訓敝為終亦聰明自用之過也

姑成吾所

杜欲以無所註附著為所

安衡案所處所也吾所身所居也身所居即心所居也成吾所猶言成吾志子產之志欲從義行事無

杜言能彊能直則可弭難今三家未能則伯有方爭

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

印段從之

杜義子

子皮止之眾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

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

入

杜子石印段

皆受盟于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

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

杜師之梁鄭城門

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

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

杜墓門鄭安衡案名城門以墓古人雖不拘恐無此理昭五年傳叔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是卿喪之外不敢自正門出別因馬師頡

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

杜馬師頡子羽孫駟帶率國人以伐之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

之歛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

杜斗城鄭駟氏欲攻子產安衡案子駟死已久其子孫以字為氏上文子哲以駟氏之

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

杜懼禍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

安衡案未入國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

子上駟帶也沈珪於河為信也酸棗陳留縣

安釋文與子上用兩珪質于河質如字一音致一本作與上盟字蓋衍文用兩珪質于河此誓也非盟也下文入盟大夫乃言盟耳曲禮曰約

信曰誓澠牲曰盟衡案既與子上盟不須復用兩珪質于河釋文本無盟字是也質質諸河神也使公孫盱入盟大夫己已復歸

杜游吉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既出位絕非

安衡案其位既絕經不當於子蟜之卒也杜子蟜公孫

為患者以其嘗為卿故原其罪所由而書之稱於子蟜之卒也於子蟜之卒也

久以殺罪伯有也傳不言者既屢釋之可知也於子蟜之卒也

九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杜會葬過伯有氏其門上生

年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杜會葬過伯有氏其門上生

杜子羽公孫揮以莠喻伯有於是歲在降婁於是歲在降婁

降婁中而旦杜降婁奎婁也周七月今

中季夏旦奎中月令季夏為周之八月杜當禪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杜

云周八月今六月降婁中而天明則得之矣禪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

指降婁也歲星十二年而一終歲不及此次也已

杜不及及其亡也歲在姬訾之及其亡也歲在姬訾之

口杜姬訾營室東壁二十八年歲星淫在玄枵

為姬營二十八年傳稱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二十八年已在玄枵今三十年始在姬營三年始移一次是歲星住在玄枵二年也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杜僕展鄭大夫伯有黨羽頡出奔晉為任大夫

杜羽頡馬師頡任晉雞澤之會杜在三年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

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杜

宋盟約子皮以公孫鉏為馬師杜鉏子罕之子代羽頡楚公子圍殺大司

馬為掩而取其室杜為掩二十五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杜無字

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

司馬令尹之偏杜偏佐而王之四體也杜俱股絕民之主去身

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杜為昭十三年

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

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杜佗北宮鄭罕虎杜虎子及小

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

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

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杜寵謂安衛案寵謂為卿擢居卿

不書為卿之寵棄矣如杜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杜詩大

族人人皆有何寵之有杜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偽不信之謂也杜詩

文王所以能上接天下杜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杜傳云

也言當善慎舉杜止無載行詐偽杜無歸所以釋諸侯大夫之不書也又云宋災故尤之所以釋向戌之并貶也成爲正

卿深致火災燒殺其夫人未聞克己之意而以求財合諸侯故與不歸財者同文

安衛案既而無歸於宋紀事之文故不書其人傳自爲文以起下文君子之言耳不書

宋財是宋災故乃其本謀也既而無歸於宋故傳書其本謀而釋之曰尤之

也尤之也者尤諸侯大夫失信非尤向戌貪財也杜注謬甚說又見於經

魯大夫諱之也杜鄭子皮授子產政杜辭曰國小而偏杜族

大寵多不可為也杜為猶子皮曰虎師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

之國無小杜言在小能事大國乃寬杜為大所子產為政有事

伯石賂與之邑杜伯石公孫段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

焉杜言鄭大夫共憂鄭子產曰無欲實難杜言人不能無欲皆得其欲以

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杜言成猶在何愛於邑

邑將焉往杜言猶子大叔曰若四國何杜恐為四子產曰非相

違也而相從也杜言賂以邑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杜鄭國曰

安定國家必大焉先杜先和大族而安安衡案孟子亦曰不獲罪於姑先

安大以待其所歸杜要其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杜卒終伯

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為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杜請大史復

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杜惡其

使次已位杜畏其作亂子產使都鄙有章杜國都及邊鄙車服上

下有服杜公卿大夫田有封洫杜封疆也安安衡案五溝五塗井田法

盧井有伍杜

大人之忠儉者杜謂

大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杜因其有罪豐卷將祭請田焉

弗許杜田獵曰唯君用鮮杜鮮野眾給而已杜眾臣祭以安陸祭

十二年注新殺曰鮮衡案大夫祭以少牢少牢亦新殺而傳云唯君用鮮則少牢之

外別有新殺故云鮮野獸不然杜豈不知鮮之為新殺哉陸不知杜意而妄駁之非

也然杜云以蜀黍為足則失之鮮與腊對給從有無之辭子產之意蓋謂祭

費多品然眾臣之祭有腊則用之無腊則止用少牢不得新殺薦野獸也子張

怒杜子張退而徵役杜召兵欲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

豐卷奔晉子產謂其田里杜請於公安安衡案里三年而復之反

其田里及其入焉

杜田里所收入

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

而褚之。」

杜褚蓄也，奢侈者畏法，故畜藏。

安陸祭云：褚衣之囊也。成二年傳曰：寘之褚中，以出莊子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盧文昭云：周禮

塵人注：預藏釋文云：預本作貯，又作褚。阮元云：呂覽樂成篇：褚之作貯之，元應書引同。衡案：褚其物也。畜藏其義也。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先是章服奢僭，故畏而畜藏。 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

即上文盧井有伍之伍，云取我田疇，明非五家相保之伍也。

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

我有田疇，子產殖之。」

杜殖生也。

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杜嗣續也，傳言鄭所以興。

安阮元云：呂覽樂成而死作若死，李善東都賦注：潘安仁關中詩注：褚淵碑文注，引並作若。

經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杜公不居先君所樂，失其所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杜不書葬，未成君。

己亥，仲孫羯卒。冬十月，

滕子來會葬。

杜諸侯會葬，非禮。

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人弑其

君密州。

杜不稱弑者，主名經傳各舉其一者，自別，則此經亦必作買朱鉏矣。段說是也。

安段玉裁云：買朱鉏與密州音相同，左傳經自作買朱鉏，疑後人以公穀之經易此。衡案傳云：書曰莒

人弑其君買朱鉏，凡傳言書曰者，直舉經文，無所改竄，與一地兩名經傳各舉其一者，自別，則此經亦必作買朱鉏矣。段說是也。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

杜澶淵會還。

見孟孝伯語之，曰：

「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

杜偷苟且。

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

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

杜成二年戰於鞏，趙朔已死，於是趙文子始生，至襄三十年會澶淵，蓋年四十七八，故言未

盈五十。杜王引之云：諄諄，亂也。昭元年傳：諄諄，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雅，訛訛亂也。釋文：訛訛之，閏之純二反，或作諄，音同。楚辭九章：中閏替之，訛訛並字異而義同。漢書五行志引此文，顏注：諄諄，重頓之貌也。失之。若趙孟

死，為政者其韓子乎？

杜韓起。

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

子也。

杜言韓起有君子之德，今方知政，可素往立善。

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

杜使韓子早為魯備。

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

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

將安用樹？」

安衡案：本或樹下有善字，非。

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

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杜言朝不及夕又與季孫語晉故杜與

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杜在昭元年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

子為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

齊子尾害問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

州杜陽州我問師故杜魯以師往問安顧炎武云問齊人用師之故解魯

我師杜言伐魯者嬰所為也立僂灑消竈孔虺賈寅出奔莒杜四子

出羣公子杜為昭十年樂高之公作楚宮杜適楚好其宮穆叔曰

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杜今尚書大誓亦無君欲楚也夫故

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

帶竊其拱璧杜拱璧公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

罪杜得罪謂魯人薄之故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杜胡歸姓之國

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杜過哀毀瘠己亥孟孝伯卒杜

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禰杜齊諡禰穆叔不欲曰大

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杜立庶子年鈞擇賢義鈞則卜

古之道也杜先人事後卜筮非適子何必娣之子杜言子野且是

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

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

衽如故衰杜言其嬉於是昭公

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杜為昭二十五年

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杜惰不子服惠伯曰滕君將

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杜有死能無從乎杜昭

三年勝

安衛案死所謂殯官言子卒傳

癸酉葬襄公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

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

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杜充滿

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杜館舍高其閉閤杜閤門

安其閉閤杜閤門高其閉閤杜閤門

安其閉閤杜閤門高其閉閤杜閤門

安其閉閤杜閤門高其閉閤杜閤門

安其閉閤杜閤門高其閉閤杜閤門

安其閉閤杜閤門高其閉閤杜閤門

安其閉閤杜閤門高其閉閤杜閤門

安其閉閤杜閤門高其閉閤杜閤門

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

杜葺牆

安釋文葺謂以草覆牆李涪云繕完

文子輒究其義是繕葺葺牆以待賓客此則本書字誤為完書曰峻宇雕牆足以為

比段玉裁云古三字重疊者時有安可以今人文法繩之下文無觀臺榭豈非三字

重疊邪況此篇因壞垣屬辭士文伯誇垣之好不應見毀添設字字則無謂矣王引

之云杜注云葺葺也釋文云謂以葺葺牆也然則繕完葺牆者既繕完之又以葺葺

之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句請命杜請問毀

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杜介問誅求無時杜誅責是以不

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杜隨時來逢執事之不問而未

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

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杜薦陳猶安陸祭云薦進陳設也

陳謂進設之於庭即所謂庭實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

之罪安衛案濕水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杜僑子產名文宮室卑

庫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廡繕脩司空以時

杜或作溼非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杜僑子產名文宮室卑

杜或作溼非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杜僑子產名文宮室卑

杜或作溼非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杜僑子產名文宮室卑

平易道路杜易治也 圻人以時填館宮室杜圻人塗者 安釋文填註莫歷反

諸侯賓至甸設庭燎杜庭燎設火於庭 安衡案甸甸師也亦謂之甸人周禮甸師註職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饗之事甸師

有伐杜代客 巾車脂轄杜巾車主 隸人牧圉各瞻其事杜有所 賓從杜聽視

當百官之屬各展其物杜展陳也謂羣官各 公不留賓而無廢事杜聽視

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杜巡行 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留患杜言見遇如此寧當復 不

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杜銅鞮晉 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杜門庭之內

而諸侯舍於隸人杜舍如隸 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杜迫迫又有

以致晉人之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杜厲猶災也言 陸榮云天厲者

官司救所謂天患彼疏云水旱之災疾病之害是也戒言不為戒備阮元云石經

宋本淳熙本纂圖本明翻岳本夫厲作天厲毛詛父六經正誤云天厲不戒注疏及

臨川本作天地之天與國本監本作天闕之天案杜氏注云厲猶災也言水潦無時

據此義則當作天地之天然經有言厲疫天殺則天厲亦不為非陳樹華云毛氏未

見右經故不能遽定哀元年 實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

傳云天有苗裔更是一證 雖君之有

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杜問晉命已 雖君之有

魯喪亦敝邑之憂也杜言鄭與魯亦 若獲薦幣杜薦進 脩垣而行

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杜反命於 趙文子曰信

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杜羸受 趙文子曰信

王注皆讀為盈盈是滿也故皆訓為受倅頤焯云案羸露也謂以隸人垣露處諸侯

即上文所謂暴露也昭元年傳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杜注露羸也二訓本

互通衡案徧檢古籍未有訓羸為露者杜既訓露為羸此當訓羸為露而今訓受者

羸本無露義昭元年傳注今本作露羸也露羸皆訓疲非暴露之義也倅說妄甚今

案羸盈同音訓羸為盈其義自通君行師從而舍之於隸人之垣車馬從者盈溢於

垣內故云羸諸侯凡器受物則滿滿者受之極也故賈服以下轉盈為受不可易已

左傳卷之卅七

左傳卷之卅七

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社禮加敬

衡案禮加其數不特加敬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

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

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釋矣民之莫矣社詩大雅言辭輯睦則民協同辭說釋則民安定莫猶

定安釋文釋本又作憚音亦其知之矣社謂詩人知辭之有益鄭子皮使印段

如楚以適晉告禮也社得事大國之禮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輿社比

莒子密州之號既立展輿社立以為世子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

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社展輿立為君去疾奔齊齊出

也社母齊女也展輿吳出也社為明年書曰莒人弒其君買朱鉏

買朱鉏密州之字言罪之在也社罪在鉏也傳始例申明君臣之轉朱鉏為州之

緩聲衡案傳云書曰則直舉經文段玉裁謂左氏經作買朱鉏是也社以經傳異文以買朱鉏為密州之字不知左氏之例言書曰則皆舉經文未有經傳異文而言書

曰者也且經例稱國人君無道也死者稱字無罪也買朱鉏果密州之字書莒人弒其君買朱鉏若弒之者無罪然故左氏詳釋之曰犁比公虐國人患之是無道於其民也又曰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若國人不患莒子展輿雖怨見廢亦不能弒之

夫天之立君以牧民也今不牧而虐之是背天也背天者罪莫大焉故傳斷之曰言罪之在也是推本究源之言非謂弒父者無罪也孟子深得春秋之意故亦曰民為

重社稷次之君為輕苟不通此義春秋有不可得而解者焉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社狐庸巫臣之子也成七年適吳

為行人通路也社通吳晉之路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

社延州來李扎邑巢隕諸樊社在二十五年閻戕戴吳社在二十九年天似啓

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

今嗣君乎社嗣君謂夷末甚德而度德不失民社

民歸德度不失事社審事民親而事有序

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

雖有國不立社言其三兄雖欲傳國與之終不肯立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

左傳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如楚

杜文子北宮佗

宋之盟故也

杜晉楚之從

過鄭印段廷勞于

裴林如聘禮而以勞辭

杜用聘禮而用

文子入聘

杜報印子羽

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

杜逆文

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

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

以濯

杜詩大雅濯

安衡案鄭箋逝猶去也當如手持熱物之用濯鄭道訓去以

則熱不能傷手

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

此以上

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

美秀而文

杜其貌美

安惠棟云說苑政理篇亦載此事蓋本左傳乃云子大

四國之為

杜知諸侯

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

又善為辭令裨謀能謀謀於野則獲

杜得所

謀於邑則否

此才性

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

多為辭令與裨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

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

所謂有禮也

杜傳跡子產行事以

安衡案言子產所為如此是以事

游于鄉校

杜鄉校

以論執政

杜論其

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

何

杜惡人於中

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

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

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

杜為忠善則

不聞作威以防怨

杜欲

鄉校即

豈不遽止然猶防川

杜遽畏

安陸祭云漢賈誼云治土而防其

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

杜道通不如吾聞而藥之也

杜以為己

然明日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

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

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杜仲尼以二十二年生於子皮欲

使尹何為邑杜為邑大夫子產曰少未知可否杜尹何子皮曰愿吾

愛之不吾叛也杜愿謹善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杜夫謂

安正義病差謂之愈言不能之病

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

今吾子愛人則以政杜與之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

杜多自

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杜製

也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

杜言官邑之重

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

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杜貫習若未嘗登車射

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敵吾聞君子

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

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杜慢易微子

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

今而後知不足杜自知謀慮不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

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

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杜傳

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杜言語瞻視安正義服虔云言令尹動作以君

明年傳云二執戈者前矣是用君儀也俗本作似君若云似君不須言矣今定本亦

行儀謂容儀也故杜注曰言語瞻視行步有似於人君非謂其有威儀也下文云有
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令尹有他志而瞻視言動上擬於人君何可
畏可象之有且下文明言令尹無威儀則不得言見令尹之威儀矣正義曰言令尹
之儀已是國君之容矣服虔云云案服言以君儀孔言用君儀皆但言儀而不言威
儀則正文之無威字明矣自唐石經始行威字而各本皆沿其誤羣書治要有威字
亦後人以誤本左傳改之漢書五行志引此無威字衡案王說是也據正義似君亦
當作以君今本作似君者從定本也正義中似以本多互譌今從之雖獲其志不
十行本王所引令尹之儀今本作令尹威儀王據義訂之今從之

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
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
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
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
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
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
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杜詩邶風棣棣
詩富而閑也選

數安阮元云間即嫺字之假借說文嫺雅也衡案嫺
也註習也毛傳棟棟富而間習也選算通故杜訓數言君臣上下父子兄

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杜詩大
雅攸

所也攝
佐也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杜逸
書

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杜天雅又言文王行事無
所斟酌唯在則象上天紂囚文王七年

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

而降為臣杜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三句不
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

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

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

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

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

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左傳輯釋卷十七終

